



01



主编 || 孟繁华

# 青春小说 精品读本

- [石 言] 柳堡的故事
- [邓友梅] 在悬崖上
- [宗 璞] 红 豆
- [丰 村] 美 丽
- [路 翎] 洼地上的“战役”
- [孙 谦] 奇异的离婚故事



革命时期的爱情  
[中国当代卷]





主编 || 孟繁华

# 青春小说 精品读本

- [石 言] 柳堡的故事  
[邓友梅] 在悬崖上  
[宗 璞] 红 豆  
[丰 村] 美 丽  
[路 翎] 洼地上的“战役”  
[孙 谦] 奇异的离婚故事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小说精品读本:革命时期的爱情/孟繁华主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青春经典文库·中国当代卷)

ISBN 7-5006-6676-4

I. 青... II. 孟...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703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49423 营销中心电话:(010) 64065904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0.25 印张 2 插页 203 千字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7.5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 革命时期的爱情

# 序

孟繁华

红色青春，是红色革命最耀眼和亮丽的一道风景，青春的美丽、激情、多情、崇尚献身和理想主义的特性，和革命有着天然的关联。而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憧憬、幻想和追求，与对革命的想像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青春时期的爱情就成为红色革命文学最重要的书写对象之一。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浪漫青春和革命爱情被密切缝合和书写的世纪。

50年代对革命时期的爱情书写，并不是来源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它不是对郁达夫、丁玲等爱情乌托邦或爱情至上小说的续写，不是鲁迅对子君、涓生“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爱情的反省；当然也不是柔石对箫涧秋人道主义爱情的深化或发展。50年代是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的年代，这个年代不仅证实了红色革命的巨大伟力，证实了共产党拯救中国思想路线的正确性，而且也因为这胜利不证自明地叙述着始于20世纪中期的浪漫革命文学，并经过延安规范化的红色文学的引导性。这一历史逻辑自然地在共和国初期的主流文学中展开和延续。因此，20年代的“普罗文学”才是50年代革命爱情小说的最初源头。革命爱情小说是革命浪漫主义文学之一种，浪漫性是这种小说最鲜明的特征。普罗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蒋光赤曾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来革命呢？”他的成名作《少年漂泊者》感动过无数读者，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胡耀邦都曾回忆说，他们是读了《少年漂泊者》才投身革命的。可见浪漫的普罗文学曾有过多大的感召力。此后，蒋光赤发表的《野祭》、《冲出云围的力量》等小说，带动了“革命加恋爱”叙述模式的流行。洪灵菲的《流亡》三部曲、孟超的《冲突》、华汉（阳翰笙）的《两个女性》、《地泉》，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等，都是这类



作品。但在这一创作倾向中,恋爱的地位不断向革命因素倾斜,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种转折。“从革命陪衬着恋爱”到“革命决定了恋爱”,再到“革命产生了恋爱”。恋爱的浪漫叙事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而革命的浪漫渐次得到高潮的体验。这一倾向经过《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等红色经典的强化,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另一方面,50年代初期革命爱情小说也受到了苏联文学,特别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巨大影响。保尔·柯察金对革命与爱情的选择曾感动过无数投身于革命的青年,他的那段关于人生的名言曾为无数中国青年所熟知乃至背诵。保尔拒绝了冬妮娅,也与革命的恋人失之交臂。但保尔对革命的忠诚使他获得了另外一种不朽的人生,使他成为革命青年真正的楷模和榜样。但有趣的是,当年曾经读过这部小说的青年后来回忆阅读心情时,所写的文章竟是《纪念冬妮娅》。这就如同我们当时读《林海雪原》时,总是对少剑波和白茹的隐约爱情更感兴趣一样。但50年代的红色青春确实是在中外这两种文化的哺育熏陶下,在革命文化的背景中完成了对“革命时期爱情”书写的。

这里选编的六部中篇小说,从不同方面体现了那一时代的爱情观和价值观。也体现了新中国初期中国作家在回应爱情问题时的欲罢不能和谨慎犹疑的复杂心态。如上所述,自普罗文学始,革命与爱情从结伴而行到革命优于爱情并不断得到强化,在这个年代,虽然时代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和文艺政策的不断变化调整,但作家对爱情表达的心态和观念,仍然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柳堡的故事》、《洼地上的“战役”》、《红豆》,所处理的还是革命与爱情的关系问题。不同的是,《柳堡的故事》中李进和二妹子的爱情在导师指导员的“正确”引导下,爱情的渴望被革命的激情所置换,他们超越了“狭隘”的个人情感,而在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使青春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爱情只有被镶嵌在国家主义的叙事框架中时才具有“意义”。是革命解救了二妹子,二妹子也因此才更爱李进,爱情因果关系的个人性在这里被彻底祛除。被压抑的个人情感因高涨的革命激情使小说免去了“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叙事的感伤和悲情;《洼地上的“战役”》和《红豆》虽然也是在强调“革命的伦理”至高无上,也是处理个人情感服从革命利益的故事,但《洼地上的“战役”》最终落空的“跨国恋情”和男青年王应洪的牺牲,《红豆》中将男主人公齐虹的放逐和不能割舍的爱情追忆,使这两篇小说哀婉深情,有一种怅然的凄丽之美。与《柳堡的故事》相比较,这两部小说虽然最后还是意属于革命伦理,但因其对个人情感的叙述沉迷太深,《洼地上的“战役”》过于“沉重”,《红豆》最动人的文字还是江玫对齐虹的深情追忆。这种“个人化”的情感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最容易识别的,它们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也并不出人意料。

《在悬崖上》、《奇异的离婚故事》、《美丽》,是在日常生活中展开情爱关系叙述的。它们的叙述都严格地限定于“道德伦理”的框架内,这种“道德伦理”就是和平时期的“革命

伦理”，它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诉求还是个人情感与社会伦理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个人欲望必须克制，必须受到社会公共道德准则的约束和规范。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三部小说的男主人公的“婚外恋情”必须归于失败。那是一个对婚姻不能背叛的时代，对婚姻的背叛就意味着对过去的背叛。《在悬崖上》和《奇异的离婚故事》设置的妻子，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历史阅历，她们既是典型的东方女性，又和时代、和革命历史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一身份确立了她们在“道德战争”中不战自胜的优越地位，她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虽然在情感方面处于弱势，但在社会公德方面却处于强势。无论男性对新的欲望对象有怎样强烈的渴望和想像，但在公共道德的制约和强大压力下，他们的欲望是不允许得逞的。应该说，这些作品仍然在回应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念，但是，在具体的文学中，它们对更浪漫、青春、美丽的女性形象无意中总是有更多的渲染和情感意属，有难以掩饰的同情或盎然兴致。因此，那里总会轻易找到它们与时代不谐和的“小资产阶级”的蛛丝马迹。于是这些作品还是难以进入时代的主流而成为文学的“异端”。

后来，我曾和我的朋友陈晓明讨论什么是“美”，陈晓明援引另一位朋友的话说：“青春即美”。陈晓明说，当时他还年轻，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那时我已并不年轻，也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当青春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的时候，我和陈晓明重新提起了这句话，这时我们才理解“青春即美”是多么正确。回到我们这本书里的故事，虽然那里有过太多的压抑，有过太多的道德化或革命伦理的“大叙事”，但事过境迁之后，那里仍然有感人的因素感动着我们：无论是革命的激情替代了爱情的激情，还是对革命的浪漫置换了爱情的浪漫，他们都曾真诚地经历并信奉过，而作家在那个时代就敢于审慎地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和微妙的情感和心理的勇气，已经足以使我们在遥远并红尘滚滚的今天向他们致敬了。

**目录**

---

---

---

---

---

---

---

- 石言 → 柳堡的故事 → 7 胡玉伟:《柳堡的故事》导读 30
- 邓友梅 → 在悬崖上 → 33 胡玉伟:《在悬崖上》导读 56
- 宗璞 → 红豆 → 59 胡玉伟:《红豆》导读 80
- 丰村 → 美丽 → 83 胡玉伟:《美丽》导读 102
- 路翎 → 洼地上的“战役” → 105 胡玉伟:《洼地上的“战役”》导读 134
- 孙谦 → 奇异的离婚故事 → 137 胡玉伟:《奇异的离婚故事》导读 162



6 -

# 柳堡的故事

石言/著

胡石言(1924—2002),笔名石言,浙江省平湖县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主要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柳堡的故事》;歌剧《小将行》、《虹桥》;独幕话剧《亲上亲》等。短篇小说《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曾获1982年、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优秀奖。作为军旅作家,胡石言以描写军民关系见长。作品风格清新恬淡,洋溢着革命军人的美好情操。

四班长向我汇报他班里的工作。汇报完了，他面色忧愁，望着我慢吞吞地说：“指导员，我们那个副班长思想有点不大正确哩！……可能性，他企图腐化，跟我们班驻地的那个姑娘。”我不由得小吃一惊说：“喔？这小鬼！”

我一向把四班副当小鬼看待的。我看着他长大起来。“成份统计表”上有一种出身叫“革命士兵”：十六岁以前参军，没有在社会上干过任何职业的。四班副就是这么一个。一九四一年，他从晚娘的拳头底下偷跑来参加的时候，才十五岁，同志们瞧见了都笑：“哈！一个大兵！好大个子！”我当时在这个连里当文化教员，他的名字叫李进，便是我替他改的，那时他总是满身灰尘，滚圆红脸，背着根小马拐子。人小心不小，他逞强好胜，越说他小他越装大，他的小马枪照样能叫二黄下跪交枪，他的手榴弹也能打三十多米远，把鬼子打翻到河里。……现在，尽管他已经长得跟我差不多高，尽管他唱起歌来喉咙已经有点沙，我总认定他是小鬼。所以四班长这么一说，真出我意外。但再一想：今年……一九四四！他十八岁了哩！也难怪。

我这些想头，只不过喊一个“向右看齐，向前看！”的时间，便闪过了。四班长又说，“我们部队刚一到，那姑娘便不住在家里了。过了几天又回来了。估计情况：是她家爹爹叫她‘打埋伏’到亲戚家去，避避我们的，后来看看我们不错又拉回来啦！……年纪很轻，看样子跟副班长差不多！”他轻悠悠地笑了笑。

我想起来了！四班长住的那家只前后两个草屋子，前屋门向北，后屋门向南，两个屋子门对门，只隔几步天井，是户穷苦人家。宿营房子就是我分配的。那天我是看见有个小姑娘，是相当漂亮。我虽然是指导员，看到好看的女人也会注意一下的。而且我当时还想过：四班住在里头不要出纰漏，但也没有牵连到李进头上去。后来想想腐化的事情在我们部队里毕竟太少，何必多疑，也就忘记了，我好糊涂！

这么就是我指导员的麻烦事情来了。我问：“有没有真腐化呢？”四班长说：“看样子还不会，发展下去就难说。……本来我也没有注意，只不过看到李进这两天的装扮，就像要出去表演秧歌舞似的……”

喔！我又想到了。前天，李进和一些人挨在我身边读报，我闻到有一股香气，正想查问，营部又派通讯员来催我开总结会去了，这几天真忙。不过爱漂亮也不一定就企图腐化啥！我问：“就这样吗？”四班长很犯愁的架子说：“哪里？给马小宝撞破了！星期一上午，我们不都出去打野外吗？副班长说肚子痛，我叫他在家里睡睡吧。后来不是练习攻碉堡叫回去拿木头手榴弹吗？我们班是马小宝回去的，他莽莽撞撞一家伙奔进南屋里，却

看见：我们副班长还躺在铺上，那个姑娘坐在他旁边，一看到马小宝冲进去，那姑娘刷地站起来，两个人面孔都涨得像红柿子。马小宝跟李进一贯来顶要好，站在那里倒呆了。那姑娘一低头溜出去，李进看样子心定了些，对马小宝连连摆手说：“不要讲，不要讲。”马小宝开他玩笑问：“你吃到了吗？”李进说：“瞎讲！没有这个道理，你不要广播！”马小宝答应不广播，不过他汇报了我。”

我问：“那姑娘家里发觉没有呢？”我很担心影响问题，这里是新区，游击区，群众对我们新四军不算了解的。四班长倒放心地说：“不会发觉，那天她家那个老爹爹白早出外给粮户家浇场去了，不在家。她妈妈是个半聋子，又有点什么鬼病，一天到晚躺在房里哼的，剩下个十一二岁的小弟弟，正跟我们一块打野外呢！”

我又问：“那么班里其他同志也都不知道喽？”四班长说：“才怪，不知怎搅的，到昨天全都知道了，昨天晚上便扯起这个乱谈来。”“他们反映怎样呢？”四班长想了想说：“反映？反映倒没有什么，大家多半是说着有趣的，也知道他不曾腐化。总是说人长得漂亮到底好，像我们副班长多得力。不过这么一来，副班长今后讲话的威信方面是有点成问题。平时顶抬杠的何金标，这会二话不说，光是笑笑。”我问：“那么李进他怎么样？”四班长说：“他还蒙在鼓里呢！大家知道他顶爱面子，没有当面揭穿。不过星期一到现在，唉！五天啦，我有心注意着，李进他们两个，姿势的确有点两样。”我问怎么两样法。四班长笑起来说：“就是跟平常不同罢喽，我也装不来这眉眼。”我知道，四班长是个“老好人”，讲话怪有趣，人却顶忠实。我说：“那么你这个班长的意见怎样处理好呢？”他说：“我想，最好你找他谈一谈，还有……”他忽然犹豫起来，试探着说：“我们四班跟连部调一调房好不好？”

我完全体会他的意思，李进是他班里的战士提升当班副的，四班长疼爱他的副班长，就像父亲疼儿子一样。他内心一定在同情这个十八岁的青年。他舍不得熊他，而且李进个性强，不容易转弯，他没有办法了。我便说：“我先找他谈吧！调房子的问题要跟连长商讨。”

四班长临走，微微地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要都是老百姓，倒是很好的一对呢！”我就去找李进。

李进确实有些花花绿绿。这几天我忙着开会总结五个月的政治工作，跟战士个别谈的很少，上课、点名，副班长总是在并列纵队的后面，我没有专心去看他。唉！他确实是变得格外漂亮了！

我一眼从他头上看到脚上：他戴着顶士林布天蓝色的军帽，不消说是自己找洋机“踏”的，新发的铜青色军装又挺又干净；皮子弹带的纽子底下衬着红绸子，还束上条黄铜头闪亮的鬼子皮带挂着刺刀；腿上是他在夏家渡战斗缴到的鬼子黄呢绑腿，用什么蓝

色染过了，成了墨绿色，打得滚圆挺直；脚上穿着自己做的两截头鞋子，白色的，用天蓝布镶着皮鞋式的边……我走近时，闻到一些香气，据说：营部有一个通讯员打仗捡来一瓶什么“滴滴娇”，保存着，李进必然也是这样走这条路线搞来的。我顿时一阵子火冒心头，我最见不得“屁精”！

李进发觉我在研究他，不免心虚，笑咪咪地叫了声指导员。我说：“来！我跟你谈谈！”我们沿着小河边的柳树行便步走起来。

走进一棵大柳树的阴下，我转身停步，一手撑住树干，劈面问，“李进！你近来在动什么脑筋？”我知道，这小鬼非常机灵，明人不必细说，果然，他连头颈都通红了，低下头一阵子，可又忽地抬起头来，黑眼珠射出顽皮的光，照旧活泼胆壮，他旁若无人地说：“我晓得秘密暴露了，排副上午看到我，点点头说：‘你要犯错误了，你要！’指导员，我并没有犯错误！”

我两眼盯着他，说：“那么你为什么打扮成这副屁精架子，花花绿绿不害羞？”

他好像浑身钻进了大麦芒，低下头说：“我承认，思想不正确。”“你有没有跟那姑娘腐化呢？”“没有！”我虽然已有九分相信，还得追问一句，“坦白一点讲，有没有？”他摊开手说：“真的没有！指导员，我对你还会说假话吗？没有就是没有！”

我索性在树根旁坐下来，拍拍青草叫他也坐下。我说，“那天你假装肚子痛的事情，你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他闭起眼睛咬咬嘴唇，看来在组织他的发言。这小家伙向来伶牙俐齿，喜欢把话说得很周到的。一会，他开始了：“我倒真是有点肚子痛，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赖在屋里，我自然是想找她讲几句话。我躺在那里，想空头心思，想怎么样子同她攀谈法呢？我还在订计划，她倒先来了，端了碗开水，放在我旁边小桌上，叫我吃。”“她就坐在你旁边？”“不！她起先还站着的，她问我我们部队里有没有医官，生病为啥不叫医官看看。我本想说我肚子痛是假的，是想你。我倒偏偏说不出口，也不懂我为什么反倒假正经起来，客气得很，我说一点点肚子痛不要紧，歇一歇会好的。她说怕的受凉了，喝点开水吧，拿起碗要来喂我，我一慌一抢，把开水泼了一桌子……”

我忽然闪起个念头，是女特务吗？

“她还要去打开水，我就拉住她，我说肚子痛好了，我们谈谈心吧。她才抹干桌子坐下来，我们一下子心慌得要命，不晓得说啥好。后来我问她年纪，家里情形。她也问问我家里的事情，她说她不高兴登在家里，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她又问部队的事情，问跑路多不多？打仗怕不怕人？是不是一不好就要杀头？问我们有女兵吗？那批女兵怎么过日子的？”我问：“她有没有问我们番号，问我们人数武器弹药这些话？”“没有。”“后来呢？”“后来马小宝这狗操的就来了！”我想了想，考虑他话的真实性。他倒问：“马小宝汇

报了班长吧？”我喝了一下。李进说：“我晓得他总要汇报的，他是党员！”口声里并没埋怨的意思，却有一种“无所谓”的调子。我不满意了，我说：“你难道不是党员吗？同志！”

我就把腐化是破坏群众纪律最严重的道理说给他听，这是很大的错误，军纪党纪都不容许。他却说：“我不是想腐化，随便腐化当然犯错误。谈恋爱不作兴？‘小兵癞子’就不作兴谈恋爱？”

“谈恋爱”这三个字他说得有些生硬，我知道他是学来的。我有点好笑，我说：“你这是算在谈恋爱，不算腐化喽！”他说：“当然！我是真的要她，正式的，我不会三心两意！”

呵！“小兵癞子”，他真的要她！他在转什么念头呢？他倒长期打算了？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梦想，特别是“和平以后怎样怎样”的梦想，有的想回家种田抱儿子，有的想回去找伪乡长报仇。那么他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呢？我说：“你是新四军，她是老百姓，你怎么要她呢？休想！”他脸一红说：“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吗？”我明白了，我说：“你倒想先搞好关系，等抗战胜利了跟她结婚吗？”他闷住头说：“你猜到就算了！”但接着又天真地说：“上级要我仍旧在军队里，我就请假一趟，把她接回去。上级分配我到家里地方上去工作，我可以一面种田一面工作。她说她什么生活都会做：车水、薅草、做衣服……就是耕田不会。”这个孩子气的“胜利梦”倒真美满，我说：“你已经跟她讲定当了吗？”他说：“没有，讲了也作不来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报销’了呢？害她？”

我想，他的“部署”是确有根据的，去年春天，我们住在通东（即南通东边），离他家乡不远，他父亲来了三两次，说他晚娘已经死掉了，叫他回去吧！他是大儿子，他家乡已经减了租，生活好多了，回家是吃得开的。但是不行，军队的纪律不容许！不能批准这个恋爱的“计划”。我向他说明：老百姓还有封建头脑，特别是新区，要反对我们的，曹老头第一个会跳起来。同时，一个人这样，部队里个个人都可以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他内心斗争了，啪嗒啪嗒地把子弹带子的揷钮又开又关。我又告诉他，他这种行为首先就损害了自己的威信，班里全知道他的事了！

他震了一震，抬起头来说：“噢！这么说他们是看到了！”我问看到什么，他说：“前天晚上，我带哨回来，我们班里三个人也下哨了。我在前面走，走到家门口，看见二妹子在外面等着。噢！她叫二妹子，她等在屋子后面呢！拦上来要同我讲话，我拼命摇手，何金标他们就在后面跟着哩！我回头张张，没有看见他们，我想还好，推她进了屋子，天晓得怎么搅的被他们找到目标。”我问：“她没有跟你说话？”他说：“没有，没有来得及。”我说：“你知道她要说什么呢？”他说：“我怎么晓得？”停了一下，他对自己说：“哼！何金标一定要说我鬼话了……好！由他说去！”我说：“怎么能由他说去呢？你‘横竖横’了？决心违反纪律了？”他想了想说：“我坦白讲，指导员，你的话我哪有不相信。在你面前我也想；丢

开算账，拖泥带水什么？不过我一回去，一看见她，思想就霍落地变了，自己也做不来主。你不晓得，她这两天老是望着我，眼睛水光滟滟的，像要哭，我住在她家里，真是不安心！”

这小伙子的心是被人家占领去了，这样搞下去，要他不犯错误真不保险，我于是决心调房子，虽然这是下策。我说：“给你们四班调一个家里住住吧？”他很爽快地回答：“好！”唉！他是会下决心的，这大孩子！

## 二

我和连长、副连长讨论了一番，决定住到四班家里去。

这时是一九四四年五月，部队打了车桥战役，淮宝地区的局面打开了，便深入这新区来整训新兵。刚开辟的地方，政府人员还没有来到，群运“双减”当然谈不到。我们住的庄子离伪军据点蒋桥只十五里，特务活动是准定有的。我找马小宝谈过，他说：“本当我真想不汇报，后来看看他们两个还是继续在‘通无线电’，我想小团体观念到底要不得，万一那女的是特工呢！”

不过我们连住的小柳堡，是个穷庄，大都是佃户，不少帮工的，特工的可能性不大。

星期日上午我们忙了半天，跟四班调房，那家的老头子听说连长要来住，慌了手脚。我看了房子：北屋是他家正屋，虽有锅灶，又没烟囱，一烧饭就不能办公，南屋虽然破些，收拾一下还行，老头子和小男孩本是睡在南屋房里的。我同他商议，要他们一家住北屋，南屋腾给我们住，老头子连连点头，小男孩非常起劲地把破被破衣服搬到北屋去。连长、副连长住房里，我和通讯员们住外间。一直到摊开铺，挂好皮包，也没看见二妹子。司号员在外面吹开饭号了，大家都去集合场吃饭了，我还在找皮带，结果原来是通讯员搬错了放在连长床上了。我走内房里找了出来，却看到二妹子站在北屋门口，正向我们南屋望着发呆，她看到我，一转身进房去了。

我看清楚了，她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长得很俊俏，身体也健康，不过脸色阴凄凄的，像死了什么人。她穿一件灰色短衫，好像是柳条花的。但旧了，补的不少，而且太小了一点。她转身的时候，她那乌黑的辫子甩了个小半圈。我想：她哪里会是特务？我放心吃饭去了。

后来我找老头子扯扯乱谈，我了解他姓曹，今年四十五，看来却像五十挂零了，满面风霜皱纹，身上补补挂挂的。他大女儿嫁了，小男孩叫小猪，十一岁。他种了大柳堡汪老掌柜家三亩多田，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他对我又恭敬又害怕，好似很不愿意我问他的家底，更不愿意我问他田地的问题，只是唉声叹气，我知道这是他怕事，减租减息的风声



早从东南天吹过来了！

那么拉倒！我们部队几年来难得大练兵，这次任务很重要，发动群众这下子不是我们的事，不像特工就算。李进也在小组会上检讨过了。我想这件拖拖拉拉的事，总算告一段落。

我跟小猪却渐渐混熟了。这小孩活像他姐姐。到底是新区儿童，开始还畏畏缩缩的。有天我独自在家整理材料，发现他在门口侦察我，我对他咧咧嘴，他笑了说：“你是指导员吧？”“是啊！”“你最好！”我凭空受了表扬，倒奇怪了，我问：“我怎呢算最好？”他头一歪说：“李班副告诉我的。”

又一天，我胃痛老毛病发了，正躺在连长床上休息，后来好些。小猪来了，站在我身边好一会没动静，我正想问，他开口了：“指导员，你们住在这里还走呢不走？”

我感到侮辱。一定是这个老头子在嫌我们了，望我们走。我大声地说：“不走！不走了！老住你这块！”小猪脸上没有表示什么，他想走了，准是有人叫他来问的吧！我慌忙叫：“喂喂喂！我们要走的！哪一天走我也知道，就是不给你讲！”“给我讲，给我讲！”他着急，我欢喜，我说：“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哪一天走。”他说：“不，你先讲哪天走，我再告诉你谁问的。”这小鬼的头好滑！不过到底是孩子，至少已经暴露了他奉命而来的。我决定改变部署打迂回：“哼！你不讲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你猜不到！”“我猜得到！”“你非猜不到！”“我非猜得到！我猜到了怎呢？”“你猜不到怎呢？”我拿起桌上的米突尺，对我左手心扇扇，说：“我给你打下手板子。我要猜到了呢？你给我打下吧？”他望望我的尺又望望他的小手心，他动摇了，我连忙挽回危局说：“不打你，就刮你十个小鼻子吧，轻轻的。”他笑了，说：“你要猜不到，你就给我刮十个大鼻子吧。”我说：“好！我猜啦！”“你猜！”“是你爹爹叫你来问……”

我话未落音，小猪哈哈大笑起来，跳着叫：“十个鼻子，刮！十个鼻子！”我假装狼狈不堪，说：“那是谁叫你来问的？”“我二姐！她还叫我问你……”他突然缩住舌头咽口唾沫。我马上追击：“还问什么呢？”他恢复了活泼，伸手过来说：“不问不问！十个鼻子！”我把脸伸过去，但用手掌护住，我说：“讲！你讲了我就给你刮。”他宣布了：“她要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她想想又叫不要问了。”包围战胜利结束，我赔了十个鼻子。便一本正经地向他解释：“我们要走的，哪天走不知道，高头一有命令就得走。讨老婆这会是不行的，要打走鬼子以后再说。”小猪忽然问：“你们打鬼子二黄吗？”我说：“打！怎呢不打？车家桥就是我们打的！……你说鬼子二黄好不好？”

小猪突地皱起鼻子，摇摇头，反身就跑出去。我听见他咬牙切齿的声音：“我恨呢！”我一阵激动，急忙起来工作了。

当天晚上出了一件事情：

我身体不好，睡觉像猫一样容易惊醒。仿佛近半夜，我给一阵吵声搅醒了，那是从北屋里透出来的。我听：曹老头咕噜咕噜地骂，又大声喝起来，而且还像在打什么。忽地又听见女孩子的哭声，不敢哭响，声音可非常凄惨。我周身火烧起来，正翻起半个身子，恰巧看见老头子走北屋扑奔出来，跑到屋外场上。接着，我竟听见一阵呜呜地嚎哭，像狗哭一般，这是老头子！

父女俩的哭声，老太婆的哼哼，忽高忽低的好多时候，我脑海里浪头起落：什么鬼事情呀！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李进已经闯下祸发觉了吗？……不可能的！李进小鬼在我面前从来不说谎的，什么内心话都肯翻出来！……那么又是什么呢？……我的结论是空想无用，以后再调查吧，我睡着了。

第二天老头子出门了，据小猪说是掌柜家叫去到远处收麦子。是的，麦子熟了，团部已来了指示，叫帮助群众割麦子。吃过中饭，全连都在野外帮农户割麦子。连部帮的就是曹家，二妹子和小猪领着我们，我们才仔仔细细地看见了她。她今天换了件天蓝色的短衫，还相当新。头发乌亮亮的前刘海在风里飘飘，阳光下，金黄的麦田，衬着她绯红的脸，的确很惹人。不过眼睛有点红肿，那是昨晚哭多了的缘故。

四班割麦的田地恰巧在我们旁边，我注意着李进，李进却远远避开我们，头也不抬地闷割。二妹子倒似乎常在偷偷的向李进望，不过也许是我错了。

晚饭后照例做游戏，我加入战士一起做“捉汉奸”，也怪，今天李进特别来劲，一连抢做了几次民兵，挤着眼睛巧笑着，在我们身上摸来摸去。我看到他的呢子绑腿已经打在里面了，香气也没有。不过，他今天和往常恰好相反，仿佛耳朵和手脚都不灵活了，老是捉不到汉奸，老是罚唱歌。

哪知道就在这天的夜里问题明朗了。一点钟光景，我到各班去查铺，防止他们露天睡觉受寒。到四班，好几个铺空着，他们放哨去了。我走了一遍回来，脱衣睡下。过一会听见两个人劈里啪啦走来，那一定是五班副老郑和四班副李进来交哨了。我在这连里登老了，晚上走营部开会回来，我们连的哨兵老远叫“哪一个？口令？”我总能听得出是谁的声音。几个班排干部，哪个脚步声都辨得分清的。我从眼缝里瞧，果然是他们，在看香交哨。那时我们都用香盘来记放哨钟点。两支香一班哨。五班副很快走了。李进却轻轻地向我走来，他那两截头鞋子是新的，底硬，虽然他蹑手蹑脚，还免不了有些声响。我便装睡觉，还微微打呼。一会，又听他走到门口，我一眯眼，见他站在门槛上，靠着门框，外面月光明亮，他托着头，咬着指甲，像在想什么严重事情。后来，他走出门，咳嗽了几声，走了。我闭起了眼睛正式睡觉。

好一会我睡不着，燥热得很，我想：起来到外面凉爽一下吧。便披衣出门，走到屋角上……我急忙缩回身，我看见：李进二妹子面对面站在场心里呢！